

高中的教師 旅行的學生 - 專訪鄭涵倩

記者 曾冠霖 報導

2019/12/29

在講台上，時而展現威嚴，時而露出笑靨，有條不紊的台風，慢慢地梳理悠長的中華文化，用生動的互動教學取代生硬的知識填鴨，讓學生能在汲取知識的同時，也能感受教學的熱忱。他是鄭涵倩，一名在臺中二中的國文專任教師，也是一個愛好旅行與寫作的旅者。



鄭涵倩喜愛攀登台灣百岳。（圖片來源 / 鄭涵倩提供）

青春的堅韌

及肩烏黑的短髮，在日光下映出淺棕色，綻開笑顏，散出鄰家女孩般的氣息，親人的容顏背後，卻有著堅韌的性格與執著的個性。循著線索脈絡，這些強韌的性格，源自於在臺北長大的背景，鄭涵倩是十足的都市女人，話語與思考快速，愛恨分明。在大學求學階段時，也時常活躍於社團與課堂之間，曾是個充滿想法的



鄭涵倩回想著旅行的記憶。(圖片來源 / 曾冠霖攝)

內心的渴望

鄭涵倩年輕時因為成績優秀，也愛好與人交流中的知識流動，所以選擇成為了教師。教學對於學生是新鮮知識的挹注，然而對於教師卻是重複的堆疊。在教學初期，還能在教學模式上琢磨與精進，再花幾年找到自己的教學風格，而後再花幾年，尋得可以教到退休的穩定效率模式。教學對於教師，本來就容易因重複規律而感到枯燥，這種倦怠狀態，容易在中年教師身上發現，然而才三十出頭的鄭涵倩，卻已陷入這種螺旋之中。這種能看到盡頭，里程碑已然刻在未來歲月的生活，或許有些教師能在平穩與枯燥之中權衡，然而這並不是鄭涵倩想要的人生，一顆熾熱的心，在死寂的生活中蠢蠢欲動，她決定踏出舒適圈，走到遙遠的各方，轉換身分，重回到對一切感到渴望的學生。



人類都對未知感到好奇。(圖片來源 / 鄭涵倩提供)

身為都市人，或是說身為人，都對旅行有一份嚮往，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，也是對自身體悟的感知，鄭涵倩決定走出枯燥的日復一日，暫離黑板與教科書，走進最深峻的山巒，跳入最深邃的海洋，踏入最廣闊的草原，好好地感知屬於生命的氣息。「我也還沒想要離開教師的身分，只是因為還沒財富自由吧，換句話說，就是我有錢了，我就不會繼續當教師，當初的熱忱可能所剩無幾了。」鄭涵倩淡淡地說到：「或許會把一些人生經驗寫成書，或許好好地過生活，經營關係與人際，和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歸屬。」語畢，鄭涵倩拿起酒杯啜飲一口，明亮的眼眸折出一抹淡然。

身分的轉換

用步履丈量台灣的百岳，在稜線與山巔上蒐集曉曦與晚霞，用肉體的折磨稀釋精神的煩憂；在世界地圖刻上旗幟，在經度與緯度間品嚐熾熱與嚴寒，用深厚的文化麻醉庸俗的日常。「我不是那種說走就走的，也不是很敢冒險與挑戰的人，可能還有些過於庸俗的慣性，被日常與生活黏住。」鄭涵倩翻著手上的書講道：

「只不過教師能跟著學生放長假，也不需要特意排假，就有很完整的時間能去想去的地方，做想做的事。」因為完整的旅行時間，得以更加深入異地的文化，在壯闊的自然與偉大的文明之前，她能感知到自己的渺小，在旅行途中，使經驗磨去稜角，與文化互動間，感受文明深處流動的無奈與平靜，懷著謙虛與敬佩的心，如同學生一樣求知若渴。





鄭涵倩喜愛與人交流。(圖片來源 / 鄭涵倩提供)

文化的感受

「藏人非常虔誠，知足、慈悲、平凡、認真，讓我深感慚愧，自己的慾深豁豁和貪嗔痴怒是那麼低微。」鄭涵倩微笑著說：「藏人三跪九叩，一路走到布達拉宮，簡單毫無雜念，為了自己內心深深的信仰與純淨。」西藏擁有悠長的文明與深厚的信仰，在廣闊無邊的高原上，鄭涵倩與同行的旅伴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高山反應，「高山反應就會讓人昏昏欲睡，但不是緩慢沉入睡眠，而是突然將你意識抽掉，然後一陣子後甦醒，真切地感受到，睜開眼睛是需要力氣的。」鄭涵倩眨著眼，試圖還原當時情況，「文化與信仰都在那，單純在寺廟前走馬看花，是不會有感受的，必須時刻觀察環境與自身，觀察是不帶顏色的，觀察是全然地接收，然後綜合自身經驗，消化並反芻，這才是旅行的意義。」



藏人三跪九叩。(圖片來源 / 鄭涵倩提供)

在出走，心靈也在旅行。¹ 在紐西蘭西岸的公路旅行，筆直的道路，開了整大風景沒有太大的變化，無止盡的草原，穿梭在海岸線與山路間，只感受到光線與天氣的變化，而握著方向盤，就像能掌控自己的人生一樣，很有安全感。」鄭涵倩搓揉著掌心說道：「一台車在廣闊中馳騁，能帶上的不多，就一車的行李與摯友，就像人生一樣，在繁忙城市中的澎湃震盪，在此時也無法串成一股濃烈的感受，只是像窗外拂過的秋風一樣，輕輕的。」鄭涵倩明白，有時候旅行，不需要大山大河，只需要對的人在身旁同行，旅行中，接受彼此的尖銳，接住相互的軟弱，在遙遠的國度，一同品嘗旅程的酸甜苦辣，舉杯同慶，敬友情，敬歲月，也敬文化。

旅行的意義

鄭涵倩分析，旅行時常是敏感的，會因為微小的感動而歡笑，也會因為短暫的挫折而痛哭，然而這些狀態都是旅行的面貌，感受沒有高低好壞之分，旅行是一趟接受之旅，放下成見，接受錯誤，解放壓抑，接受自己。「旅行的意義，其實不盡然都能凝結成文字，有些鑲在身後的步履間，有些嵌在歡笑與淚水中，也有些被碎在細風與海浪裡。」鄭涵倩不急不徐吐出這些句子：「旅行是很真實的人生，解脫很多虛假與偽裝，昇華到一種全新的狀態，這個狀態很飽滿，同時也很脆弱。」鄭涵倩解釋道，旅行是開放的，有難忘的領悟，也會有痛苦的傷痕，而這些瑣碎，都將領著旅者慢慢找到平靜與歸屬。



旅行可以簡單，但必須有目標。(圖片來源 / 鄭涵倩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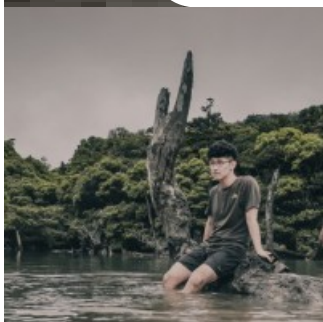
「旅行的回饋，時常難以感受的，它沁入潛意識中，在與人交流或是面對自己之間，潛移默化地改變，而在別人的言語中，才發現這些改變的影子。」鄭涵倩緩緩地講述：「可能當教師久了，一直在給予，忘記怎麼去感受，所以才想去旅行。」鄭涵倩解釋，旅行是有意識的出走，不是漫無目的的流浪，它必須被賦予

一個目標，可大可小，在旅行中遇到種種，才能有統一的原則框架可以去檢視，不會迷失在路途中。旅行必然是有改變的，但不要急於去確立，鄭涵倩把手放在胸口說道：「用心去感受，旅行回來，回到日常，不要偏向任何一個方向，旅行是全新的日常，日常也是平凡的旅行，好好面對瑣碎的日常，也好好感受旅行的養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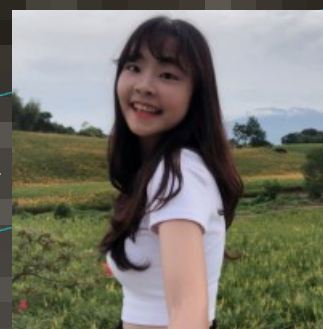
「想寫本書吧，把歲月中的感慨和旅行的體悟，慢慢揉合成一顆顆文字，或許是我現在想做的事，只是等我旅行更遠更久吧。」語畢，鄭涵倩將杯中的酒一口喝完。她持續在日常中嘗試旅行，在旅行中尋覓日常，並感受兩者的回饋，試著人生昇華至更高的境界。

縮圖來源：鄭涵倩提供

關鍵字：教師、旅行、文化、內心、身分轉換



記者 曾冠霖



編輯 陳婉宣